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  
第一一九回 神樹崗小俠救幼子 陳起望眾義服英雄

且說甘媽媽剛要轉身，武伯南將他拉住，悄悄道：「倘若有人背著個小孩子，你可千萬把他留下。」妻子點頭會意。連忙出來，開了柴扉，一看誰說不是懷寶呢。他因背著鍾麟甚是吃力，而且鍾麟一路哭哭喊喊，合他要定了伯南哥哥咧。這懷寶百般的哄誘，惟恐他啼哭被人聽見。背不動時，放下來哄著走。這鍾麟自幼嬌生慣養，如何晝夜之間走過荒郊曠野呢，又是害怕，又是啼哭，總是要他伯南哥哥，把個懷寶磨了個吐大哇地，又不敢高聲，又不敢嗔嚇，因此耽延了工夫。所以武伯南艾虎後動身的倒先到了，他先動身的倒後到了。

甘婆道：「你又幹這營生！」懷寶道：「媽媽不要胡說。這是我親戚的小廝，被人揭去，是我將他救下，送還他家裡去。我是連夜走的乏了，在媽媽這裡歇息歇息，天明就走。可有地方麼？」甘婆道：「上房有客，業已歇下。現有廂房間著，你可要安安頓頓的，休要招的客人犯疑。」懷寶道：「媽媽說的是。」說罷，將鍾麟背進院來。甘婆閉了柴扉，開了廂房，道：「我給你們取燈去。」懷寶來到屋內，將鍾麟放下。甘婆掌上了燈。

只聽鍾麟道：「這是那裡？我不在這裡。我要我的伯南哥哥呢。」說罷，哇的一聲又哭了。急的懷寶連忙悄悄哄道：「好相公，好公子，你別哭。你伯南哥哥少時就來。你若睏了，只管睡。管保醒了，你伯南哥哥就來了。」真是小孩子好哄。他這句話倒說著了。登時鍾麟張牙欠口，打起哈氣來。懷寶道：「如何！我說睏了不是！」連忙將衣服脫下，鋪墊好了。鍾麟也是鬧了一夜，又搭著哭了幾場，此時也真就乏了，歪倒身便呼呼睡去。甘婆道：「老幾，你還吃什麼不吃？」懷寶道：「我不吃什麼了。背著他累了個骨軟筋酥，我也要歇歇了。求媽媽黎明時就叫我，千萬不要過晚了。」甘婆道：「是了，我知道了。你挺屍吧。」息了燈，輕身出了廂房，將門倒扣好了，他悄悄的又來到上房。

誰知艾虎與武伯南在上房悄悄靜坐，側耳留神，早已聽了個明白。先聽見鍾麟要伯南哥哥，武伯南一時心如刀絞，不覺得落下淚來。艾虎連忙擺手，悄悄道：「武兄不要如此。他既來到這裡，俺們遇見，還怕他飛上天去不成？」後來又聽見他們睡了，更覺放心。

只見甘婆笑嘻嘻的進來，悄悄道：「武大爺恭喜，果是那話兒。」武伯南問道：「他是誰？」甘婆道：「怎麼大爺不認得？他就是懷寶呀。認了一個乾兄弟，名叫殷顯，更是個混帳行子，合他女人不乾不淨的。三個人搭幫過日子，專於這些營生。大爺怎麼上了他的賊船呢？」武伯南道：「俺也是一時粗心，失於檢點。」復又笑道：「俺剛脫了他的賊船，誰知卻又來到你這賊店。這才是躲一棒槌，挨一榔頭呢。」甘婆聽了，也笑道：「大爺到此，妻子如何敢使那把戲兒？休要湊趣。請問二位，還歇息不歇息呢？」艾虎道：「我們救公子要緊，不睡了。媽媽這裡可有酒麼？」甘婆道：「有，有，有。」艾虎道：「如此很好。媽媽取了酒來，安放杯著，還有話請教呢。」甘婆轉身，去了多時，端了酒來。艾虎上座，武伯南與甘婆左右相陪。

艾虎先飲了三杯，方問道：「適才媽媽說什麼也叫『艾虎』？這話內有因，倒要說個明白。」甘婆便將有主僕二人投店，主人也叫艾虎，原想托蔣翁為媒，將女兒許配於他的話說了一遍。艾虎更覺詫異，道：「既有蔣四爺在場，此事再也不能舛錯。這個人卻是誰呢？真正令人納悶。」甘婆道：「蔣爺還說艾虎姪兒已經定親，想替盧珍姪兒定下這頭親，待見了盧爺即來納聘，至今也無影響。」艾虎道：「媽媽不要著急，俺們明日就到陳起望，蔣四叔現在那裡。媽媽何不寫一信去問問？」甘婆道：「好，女兒筆下頗能。待我合他商議寫信去。」說罷，起身去了。

這裡武伯南便問艾虎道：「恩公，廂房之人，咱們是這裡下手，還是攔路邀截呢？」艾虎道：「這裡不好。他原是村店，若沾污了，以後他的買賣怎麼作呢？莫若邀截為是。」武伯南笑道：「恩公還不知道呢。這老婆子也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母老虎。當初有他男人在世，這店內不知殺害了多少人呢。」剛說到此，只見甘婆手持書信，笑嘻嘻進來，說道：「書已有了。就勞動艾爺，見了蔣四爺，當面交付。妻子這裡等著回信。」說罷，福了一福。艾爺接過書來，揣在懷中，也還了一揖。

甘婆問道：「廂房那人怎麼樣？」武伯南道：「方才我們業已計議。艾爺惟恐連累了你這裡，俺們上途中邀截去。」甘婆道：「也倒罷了。待我將他喚醒。」立時來到廂房，開了門，對上燈，才待要叫。只聽鍾麟說道：「我要我伯南哥哥呀！」卻從夢中哭醒。懷寶是賊人膽虛，也就驚醒了。先喚鍾麟，然後穿上衣服，將鍾麟背上，給甘婆道了謝，說：「等回來再補報吧。」甘婆道：「你去你的吧，誰望你的補報呢。但願你這一去永遠可別來了。」一壁說，一壁開了柴扉，送到門外，見他由正路而去。甘婆急轉身來到上房，道：「他走的是正路。你二位從小路而去，便迎著了。」武伯南道：「不勞費心。這些路途我都是認得的。恩公隨我來。」武伯南在前，艾虎隨後，別了甘婆，出了柴扉，竟奔小路而來。二人復又商議，叫武伯南搶鍾麟好好保護，艾虎卻動手，了結懷寶。說話間，已到要路，武伯南道：「不必迎了上去，就在此處等他吧。」

不多時，只聽鍾麟哭哭啼啼，遠遠而來。武伯南先迎了去，也不揚威，也不吶喊，惟恐嚇著小主，只叫了一聲：「公子，武伯南在此，快跟我來。」懷寶聽了咯噔一聲，打了個冷戰兒。剛要問是誰，武伯南已到身後，將公子扶住。鍾麟哭著說道：「伯南哥，你想煞我了！」一挺身早已離了懷寶的背上，到了伯南的懷中。這惡賊一見，說聲「不好」，往前就跑。剛要邁步，不防腳下一掃，「撲哧」嘴按地，爬倒塵埃。只聽「當」的一聲，脊背上早已著了一腳。懷寶「哎喲」了一聲，已然昏過去了。艾虎對著伯南道：「武兄抱著公子先走。俺好下手收拾這廝。」武伯南也恐小主害怕，便抱著往回路去了。艾虎背後，拔刀在手，口說：「我把你這惡賊……」一刀斬去，懷寶了帳。小俠不敢久停，將刀入鞘，佩在身邊，趕上武伯南，一同直奔陳起望而來。

且說鍾雄到了五鼓雞鳴時，漸漸有些轉動聲息，卻不醒，因昨日用的酒多了的緣故。此時歐陽春沙龍展昭帶領著丁兆蕙蔣平柳青與本家陸彬魯英，以及龍濤姚猛等，大家環繞左右。惟有黑妖狐智化就在臥榻旁邊靜候。這廳上點的明燈蠟燭，照如白晝。雖有多人，一個個鴉雀無聲。又遲了多會，忽聽鍾雄嘟囔道：「口燥很緊，快拿茶來。」早已有人答應，伴當將濃濃的溫茶捧到。智爺接過來，低聲道：「茶來了。」鍾雄睜矓二日，伏枕而飲，又道：「再喝些。」伴當急又取來，鍾雄照舊飲畢。略定了定神，猛然睜開二目，看見智化在旁邊坐著，便笑道：「賢弟為何不安寢，劣尼昨日酒深，不覺得沉沉睡去。想是賢弟不放心。」說著話，復又往左右一看，見許多英雄環繞，心中詫異。一骨碌身爬起來看時，卻不是水寨的書房。再一低頭，見自己穿著一身漁家服色，不覺失聲道：「哎喲！這是那裡？」歐陽春道：「賢弟不要納悶，我等眾弟兄特請你到此。」沙龍道：「此乃陳起望陸賢弟的大廳。」陸彬向前道：「草捨不堪駐足，有屈大駕。」鍾雄道：「俺如何來到這裡？此話好不明白。」

智化方慢慢的道：「大哥，事已如此，小弟不得不說了。我們俱是欽奉聖旨，謹遵相諭，特為平定襄陽，訪拿奸王趙爵而來。若論捉拿奸王，易如反掌；因有仁兄在內，惟恐到了臨期，玉石俱焚，實實不忍。故此我等設計投誠水寨，費了許多周折，方將仁兄請到此處，皆因仁兄是個英雄豪傑。試問天下至重者莫若君父。大丈夫作事，焉有棄正道，願歸邪黨的道理？然而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。這也是仁兄雄心過豪，不肯下氣；所以我等略施詭計，將仁兄誑到此地，一來為匡扶社稷，二來為成全朋友，三來不愧你我結拜一場。此事都是小弟的主意，望乞仁兄恕有。」說罷，便屈膝跪下牀下。展爺帶著眾人，誰不搶先，唵的一聲，全都跪了。這就是為朋友的義氣。

鍾雄見此光景，連忙翻身下牀，也就跪下，說道：「俺鍾雄有何德能，敢勞眾位弟兄的過愛，費如此的心機，實在擔當不起！鍾雄乃一魯夫，皆因聞得眾位仁兄賢弟英名貫耳，原有些不服氣，以為是恃力欺人；不想是義重如山，俺鍾雄藐視賢豪，真真愧死。如今既承眾位弟兄的訓誨，若不洗心改悔，便非男子。眾位仁兄賢弟請起。」大家見鍾雄豪爽梗直，傾心向善，無不歡喜之至，彼此一同站起，大家再細細談心。

未知後文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